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

卷六

仁 12  
474  
46



12  
14

東坡書  
學林圖書

474  
46

四書釋地曰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十里  
翼註曰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屈於變而禮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辯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孟子大全 卷十二 告子下

一 適喜齋

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  
即變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縱  
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  
誠萬世為重而終不輕於食  
色孟子豈徒以闢任人不經  
之談而直欲以嚴理欲之大  
防也○困勉錄曰顧涇陽云  
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  
今禮有遇其輕而屈食色有  
遇其重而伸必取一與金當  
一與羽而禮始獲伸於食色  
之上之二說者無一可也或  
曰任人舉其變孟氏舉其常  
夫變不能勝常固也獨不思  
舉其常而孟氏勝舉其變而  
任人勝是通為極文也吾謂  
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  
則食色亦重譬則附規而員  
附矩而方也滅性廢倫猶借  
之乎禮也按涇陽說是深一

層解非本章正意

困勉錄曰不揣二節蒙引存  
疑直解俱平看淺說翼註因  
之睡庵作相承說者不必從

說約曰此兩節亦以與下節  
正意不可預出

孟子卷之十一

讀本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深反樓樓

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

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蒙引不揣其本金重於羽總是一意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

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蒙引此金字五金之總名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下

二

四書家訓曰。屋廬子之對。蓋理欲大分之常也。任人乃設變故一端來。伸欲而抑理。屋廬子則泥其常而未達乎變者。故為任人所難。其告孟子。非疑任人之為是。蓋欲求明禮重之說。以關任人也。孟子借嫂兒臂。被他不得妻之說。也是。在變時言。方得令任人心服。困勉錄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是紛兒節。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蒙引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是。輕但以對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則為輕耳。

往應之曰。紛兒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則將摸之乎。紛音軫。摸音婁。

得妻則將摸之乎。紛音軫。摸音婁。紛兒也。摸。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之註脚。困勉錄曰。總註雖似抑揚。重用權邊。其實正意是要明禮之重。于食色。勿誤認。

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閒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

四書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有諸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  
問堯舜可為否也○翼註曰  
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

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  
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  
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辯之際巧  
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  
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  
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  
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  
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  
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  
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  
不可撻入處子而違婚娶之禮在人蓋異端之徒棄  
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  
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可以為意

四書脈曰如何則可不是問  
為之法只是愁不勝意

或孟子所嘗言也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  
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存疑人皆可  
以為堯舜意思

全在為字上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食粟  
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  
舜也○蒙引曹交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是固以不  
勝為患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稟質之弗強而不  
自責其學力  
之未加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份按奚有於是字蒙引存  
疑淺說翼註說約皆謂指形  
體說愚謂似當指食粟而已  
句說夫食粟而已云者自謂

不能為堯舜也。以弗勝為患而弗為也。故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遂以無力有力為喻。而繼之曰。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若謂是字指形體說。交方自謂形體如湯如文。則無力一譬。恐不相對。針鄙意如此。當更酌之。

翼註曰。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即是道也。觀而已。

矣字可見。○賽合註曰。此是約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為意。○份按楊氏謂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最得孟子引誘曹交語意。乃陸象山則云。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為堯舜。不是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須是就上面着工夫。分明與孟子本意相反也。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音木是也。

記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烏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新安

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附存疑無力有力。兩個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為。二為字不同。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

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

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

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除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

堯舜不能盡。○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对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

賽谷註曰說堯該得舜。翼註曰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是。

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附存疑奚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乎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也。○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蒙引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直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今或眩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則反惑矣原陳楊二氏之說亦本是發其所以容易者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份按註在我而已句蓋謂此節重在兩子字也。

四書釋地續白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郢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郢實為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郢郢四國則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倉胡率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脩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蒙引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

日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

郊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甘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斑斑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又曰。此辯王伯

者之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閒。則性

分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反。形句。無不可師。不必

留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

不為。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

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

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閒。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

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

厚曹亡久矣之說。

份按蒙引諸條皆謂道字放開說。獨此一條就孝弟說。當以此為長。○總註只云孟子教之以孝弟。可見道字宜就孝弟說也。孝弟為行之本。仁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天下之理。皆從孝弟出。不可謂其狹而未備也。

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適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閒。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蒙引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交言。則如此。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在前了。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此一說。○子歸而求之。或以為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亦此意也。○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



說統曰通章以仁孝二字作  
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  
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  
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  
弁上  
賽合註曰小人對仁人孝子  
看○翼註曰怨是公孫丑述

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曹

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  
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  
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  
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  
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  
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  
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  
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  
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入師也  
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高子之意如此後凱風何以  
不怨乃是公孫丑自出已意  
言  
困勉錄曰朱子詩傳則謂  
此詩出于太子自作於孟子  
則依序說謂此詩作於太子  
之傅二處不同豈其疑而未  
定故欲兩存其說耶

宜曰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

曰之傅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

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篤故其辭哀  
蒙引怨只是哀怨不必直謂怨親也小弁數章豈皆  
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亦其怨親  
自怨也但不可泥說是自怨而非怨親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呂晚村曰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而不甚從此而分耳俗說乃以為一關宗社事大

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蒙引集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為親親之根源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蒹葭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

子作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四書釋地又續白宋晁說之以道不

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中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為之快絕復憶東漢孝姑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朱子曰親

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忽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入欲不可不察也蒙引愈疏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

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耳。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事。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乎。幾欲與戴履唐器往。訪太冲面質正。而太冲已不可作矣。情哉。○說約曰。石喻母水喻子。說統曰。舜自歷山怨慕至五十。則親已底象。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

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石乃謂之磯。○存疑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蒙引曰。水所見激之石。是此意。○當知不可磯。是水淺急流去處。若長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淺說。舜之怨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也。實未免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為證。而取詩意之近厚耳。凱風亦有自怨之意。如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趙氏曰。生之是也。但不如小弁哀痛迫切之甚耳。

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曰。此由子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日此由子

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當親而疏。疎。同。怨慕。號。平。

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

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蒙引。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云云。下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新安陳氏以為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

宋攄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攄口莖反

吳因之曰。戰國策。士縱橫捭闔。所談不出利害。孟子此章

云云及上孟首章云雖抹  
利他利字究竟亦未嘗除却  
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  
利害孟子則就義理論利害  
此其所以為王伯之辨公私  
之分耳然孟子何不正言理  
之是非每每究竟到自然之  
利者正欲委曲引誘使當時  
欣欣然悅之走入仁義裏面  
來○說統曰世主兵連禍結  
其初只起於計利一念若但  
說之以不利則彼必求其所  
以利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  
利而興兵矣孟子所以把仁  
義去點醒他人若無自私一  
念則歿民贖武之事雖利亦  
不為又何構兵之足言春秋  
賦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  
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  
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

說音下教強上聲聒古活不舍上聲○見莊音疏去音齊

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構古侯反合也

翼註曰師即士也勿分將帥  
卒徒○困勉錄曰按翼註最  
是蒙引謂三軍之師就在上  
人說言其將也殊欠明○呂  
晚村曰三軍之士只就罷兵  
言耳下八句又推廣言之以  
起下王字人臣人子人弟仍  
粘三軍不得又曰上說三軍  
次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輕在

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人不仁義也。○份按蒙引云  
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  
者三軍之士也。不如呂說較  
長。○翼註曰懷字根悅字來  
最重。○四書家訓曰利說秦  
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  
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  
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  
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  
懷仁義仁義字亦寬說是一  
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說  
統曰大凡君臣父子兄弟間  
各見得自己分所當為便是  
懷仁義若有所為而為便是  
懷利。○翼註曰上只言下之  
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感  
應一理也。  
呂晚村曰於利邊有絲毫去  
不盡即于仁義懷之不真猶  
之于仁義有絲毫去不盡亦

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

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南軒張氏

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  
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

于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  
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

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幾○西

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程一言而罷之豈

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

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

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

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

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

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

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

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  
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  
尤嚴焉○蒙引宋程戰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  
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入之耳孟子以為如此  
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求依舊是這事件  
兵隨罷而隨構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補  
於名教而亦有實利於入國也自恆情觀之宋程之  
言似未可大駭而不知其有伏禍也○為入臣懷仁

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去事君，殊不知不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若孟子之告慎子，是也。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仁義又在構兵之外，是秦楚方構兵，把個仁義去替他使，舍彼而為此也。其不同如此。○懷利懷仁義，若不作懷利心懷仁義之心說，只作教君去營利為仁義，然則為子弟者亦教父兄去營利為仁義，耶理有不通矣。

○孟子居鄒季任為在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

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

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

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蒙引

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父母之國

平陸其所寓也○不報者不往答拜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

閒隙而問之蒙引連得閒矣謂已得閒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閒隙處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于享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

○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

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蒙引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存疑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四書釋地續曰平陸為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

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為  
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  
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  
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為  
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  
睢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  
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闕鄉縣  
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  
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  
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  
之平陸

說統曰名實即功名二字名  
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

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  
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  
得之鄰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  
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禮而不可簡於禮  
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  
行吾義而已○覽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  
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  
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  
皆非惡人亦有  
可受之理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為人自為豈難並言其實致  
譏重為人邊○蒙引曰大國  
三卿是時齊雖稱號稱王卿  
猶仍舊○困勉錄曰賽合註  
云仁字不必兼為人自為只  
着在為入一邊无透仁者固  
如此乎如此字指名實未加  
說按賽合註此說與存疑蒙  
引淺說作既不成就又不成  
出看者不同

賽合註曰道字輕實字看  
又曰上節鬢言仁者不知此  
先後兩截居下位節孟子辨  
仁者正如此不必先後一截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  
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  
下未能濟其民也蒙引為人似可兼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能救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四書家訓曰仁字同字俱  
根入已先後意講○困勉錄  
曰蒙引云仁者無私心而合  
天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  
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  
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趨一也  
不必以無私心為心當理為  
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  
按蒙引此說淺說翼註因之  
賽合註多從之而與大全輔  
氏及存疑之說則不同○份  
按困勉錄云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  
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於  
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口氣  
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其同  
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  
必其盡同也愚謂即兼言君  
子於古人不必同亦可但當  
以君子一人先後不必同為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

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  
惟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  
子章注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  
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  
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  
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  
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  
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

主

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  
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  
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

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  
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  
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  
稱仁○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  
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  
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通旨宋氏公  
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  
之以仁孟子許三子是就其存心處許之以仁孔子  
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  
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  
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  
不同附蒙引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

子自謂也。以謂承三子言亦可。○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爲後名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爲先名實。一等人矣。○存疑。夫子在三卿之中。爲入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爲人又不成矣。故以爲未仁。髡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爲仁。不知爲人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爲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爲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入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入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趨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

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夫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朱子解三月不違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此解仁。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若依二說。作無私心。就是合天理。似亦得。但此以三子行事論。與彼論學者爲仁。不同。人之行事。固有心。雖無私。而於理未當者。如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是也。亦有事雖當理。而心却有私。如子張學于祿。及今之學者。爲入是也。故不可強同於彼。蒙引謂是就事上論。心愚尚有未醒處。○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

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知閉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蒙引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

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趙注曰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傅之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旬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

說統曰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一句推開說又曰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不免於削則以用賢之未專也要在削何可得與下找出不用意○翼

註曰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關與亡如此况不為奚者乎

說統曰變國俗謂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翼註曰

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

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

作三層看似拘○賽合註曰是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有

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實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

必識之

四書釋地曰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畧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

有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附通義仁山金氏曰淇衛地水名河西自齊言之衛地在

東河之西也綿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附通

義仁山金氏曰高唐齊境大邑陳氏得之而始大今為州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

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

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詭所謂鄭衛之聲也。

說統曰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聲。與魯君之不用。

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為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摸捉不着。知他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為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賽合註曰。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去而未即去意。○四書脈曰。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翼註曰。君子之所為。信心不拘迹。故眾人不知。亦粘出處上說。○四書家訓曰。不脫冕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實求加于上下而去之也。又曰。所為為字不在事為。

三年齊侯襲莒。莒杞殖華胡化反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陷。而隅為之崩。通考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淺說凡有才猷蘊諸內。必有功業著於外也。如或內足以為其事。而外畧不見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今無賢者。也有賢者出。則有功可見。而髡必識之矣。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音煩。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

上說其所為或欲為人。或欲為己。或欲轉移於人己之間。而同歸於仁。

說統曰。通章以仁字為骨子。以心理迹三字為眼目。以不用三字為關鍵。○翼註曰。通章以仁字為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重。又曰。通章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困勉錄曰。按心迹二字。當增入一理字。○說約曰。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去為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同歸於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名實。答言賢者於人

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名實。不可謂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覺固未知。宜其嘵嘵耳。○四書脈曰。此章髡所譏。孟子之意。總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

說統曰。愚按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雖垂重傷。然無王

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為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

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擬。以眾人指髡。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為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子家法也。○存疑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蓋燔肉小事。聖人乃以是去。不為無罪。是在聖人有微罪也。然雖小事。在魯君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蒙引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己也。下句不苟去字重。其失在人也。微罪從前俱作君相說。惟蒙引作孔子說。最說得好。當從之。○蒙引。君子之所為。至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蓋聖人於父母之國。至用意忠厚。如此固非眾人所能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交不欲為苟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之罪却由五伯作備。○四書家訓曰：首節三王提起，下將五伯并今諸侯大夫遊其罪。

艾千子曰：入其疆七句，當提出王者方見當時諸侯皆為天子舉其職，方見慶討之權操自天子，不然伯者五命未嘗無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也。此出三王彼出五伯耳，論語自天子出自諸侯出，此孔孟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唐燕州人。夏昆吾商大彭

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

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

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煩簡之分。○困勉錄曰：翼註云：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按此說與蒙引不同。○四書脈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

四書釋地又續曰：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二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附庸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於民者如地，即取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

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二

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搜，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

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自

里之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  
豈若周惠王四年巡號公守  
與之酒泉之邑自損其封畧  
漢景帝運削楚趙膠西郡縣  
以入已而致激七國變者哉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  
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是一節言天子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自天子出固無有搜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繳云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二字分明承上。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皆舉三王之法遂見得五伯之違王法也。便見得五伯為三王罪人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陪尅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

遺老失賢陪尅在位則有讓。王者亦訪察不然初入其疆亦難辨其陪尅與俊傑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有慶以地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惡惡短不削地亦未可知。○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搜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搜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春省至不給下文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處雖不及照應此二句然只此二句亦見得當時諸侯爲三王罪人處蓋當時此法盡廢矣。那一件不是得罪三王處。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說統曰五命所載書詞皆是  
天子之禁相特申明之耳言  
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篤鄰  
國之交其實正爲後日執詞  
據伐地也

四書釋地續曰春秋有一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

高粱而還高粱晉地又在葵丘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四書釋地又續曰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註載書盟書也按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邊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籜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

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歃歃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時戰反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

家之要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日毋壅泉專水利毋

訖籜訖止也毋易樹子母以妾爲妻母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

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邊籜鄰國凶荒不得閉籜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份按蒙引之說固有理。然即從舊說以葵丘之會為句。而所謂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亦未嘗不可就桓公說也。蓋桓公使諸侯如此也。

四書釋地續白。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為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有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山。齊地早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

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為。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為。蘇而不難。以鄰國為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相也。諒哉。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蒙引。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謂桓公也。束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血在。不容不歃也。蓋此箇牲。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殺也。束牲者。束縛之于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世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戴。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才皆有德者也。陳氏之說。非俊傑在位。便是育。亦不必說。如今學校育才。壅泉與激水不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流也。泉水若利于己。國則壅激之。以歸于內。是為專小利也。泉水若不利于己。國則壅激之。以歸于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于己。則必有病于人矣。嫁其病于人。則亦為利于己矣。○葵丘五命。非桓公所自為。一明天子之禁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過。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

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諂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異。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蒙引。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逢君之惡。逢君之惡者。未必有不長君之惡。長君之惡。其罪小。猶云齊桓公

正而不譎對下句言耳。逢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黃氏曰：抄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

翼註曰：通章前八節是論魯事，末一節是譏慎子。

翼註曰：教民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焦漪園曰：天下事論箇利害，猶須論箇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靡幼○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上也。用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

四書釋地曰左傳晉於是始  
啟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  
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  
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  
孟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  
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  
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  
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  
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又  
曰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  
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  
陽齊下邑

翼註曰此則字軍承不可邊  
來

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  
地矣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附蒙引  
輔氏似以為殃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  
字分明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

方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附蒙引然且不可新安  
以為就使克敵禍方深耳非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  
子云云之意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不教民  
而用之一條言其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也一戰  
勝齊一條又言縱使勝  
敵而於理亦不可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滑音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

音潮

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

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

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說統曰此節舉先王建國之  
初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  
上○賽合註曰宗廟典籍典  
常法也籍冊籍也諸侯祭祀  
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  
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  
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  
同也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上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為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

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

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

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

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

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

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併去聲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

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附存疑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解然且不可

意方盡蒙引謂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然且不可說徒取諸彼節指殃民說不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四書家訓曰殺人句只帶殃民意說非以此句申殃民節也

困勉錄曰說統云引其君二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

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至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於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纔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翼註云。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志仁始為真道。按此二說。皆重在志仁也。鄭申甫云。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的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存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按此說。重在當道與上條。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其君於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道。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重在志仁者。亦互相發而不背。又曰。仁與道分言之。則為二。合言之。則為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相背也。又曰。新安陳氏及蒙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踰制。以事言之。則皆非道。以心言之。則皆非仁。如何可分。貼淺說。渾解最得。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蒙引。鄉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向也。○存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惺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桀。不是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充府庫。聚斂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孟子大全 卷十一 告子下 辰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四書集注曰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憤當時之暴歛欲二十而取一意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幣道關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賽令註曰首節白圭欲輕稅中五節孟子言輕稅之不可行末節言常法之不可易

四書釋地續白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曰丹之治木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

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

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中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附存疑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

為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  
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  
以其術施之國且為岐設十  
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  
人也韓非書曰圭相魏鄒陽  
書曰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  
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  
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  
年齊西下逮孟子乙酉至梁  
凡七十三年為國之將相者  
尚能存於爾時乎即存於爾  
時尚能為國築隄防治水害  
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  
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  
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  
我故斷其為兩人也或曰魏  
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  
文侯答問為文侯二十五年  
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一十取一而足也

扶大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饗飧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附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

最為好古漢孝文得其樂人  
竇公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  
樂章也竇公年當二百五六  
十安知白圭不類是余笑而  
不敢應云

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醞之費無諸侯幣帛饗  
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  
之費故一十取一而足也○幣帛大段凡綾羅緞絹  
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幣蓋通名  
帛只是  
其一端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附蒙引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賽谷註曰。論輕賦帶樂言者。借重以明輕人知重稅之為樂道而不知輕稅之為樂道其失均也。○翼註曰。樂邊伴說不重大小只是一樣意。

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

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峯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止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

氏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關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堤壅委恐反

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爾蒙引是故禹以四海為壑正是水之道處

困勉錄曰蒙引云子過矣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計也按淺說作子之言過矣似妥又曰按蒙引謂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固是然下一順字尤明不必以添出為嫌淺說亦只依註講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

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

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

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

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

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

四書家訓曰亮非徒信即論語君子貞之貞也又曰君子定是能亮說不亮惡乎執者是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

困勉錄曰直解云亮是明理自信意亮而后能執者有定見而后有定守也則是以亮為篤信之信矣此不可從○份按亮雖訓信然愚謂人而無信是不欺意此是堅固意終各是一義輔氏比而同之恐未確

四書脉曰此章見治天下不在於無不能而在於不自有其能蓋宰相之休休自與羣有司不同○說統曰此章正與斷斷分無他技相發好善之好即其心好之好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

曰攷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徐自漢曰。人之所好。每視其自身是為何如人。樂正子善人也。可欲之為善。善自與善相投。反之心而可欲。即遇人之善而亦欲之。故其為人也。好善。須在其自為人處見之。○份按莊忠甫云。好善之人。非於智勇聞識一無所關。而徒倚助於人也。胸無是善。則善至而不能擇。擇而不能執。甚或好不善。以為善矣。真好善者。智勇聞識有而不恃。蓄而不形。以若無若虛之心。廣兼收博採之度。有師曠之聰。

方可借眾耳以決清濁。有離朱之明。方可借眾目以別玄黃。使言譎之夫而倚人為耳目。則疑感滋甚。何暇辨清濁。玄黃乎。困勉錄謂此與徐自漢說同。蓋智勇聞識亦樂正子所有矣。愚謂不然。夫智勇聞識三者。乃世俗所尚。而樂正子所短。豈得謂必兼此三者而後能廣收博採乎。故謂樂正子惟自己是善人。故能好善。而非徒倚助於人。則可謂樂正子兼有此三者。而後取善於人。則不可。

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趙氏曰善取於已則有盡

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

天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

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陶蒙引夫苟好善云云告之以善由是以

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哉而况魯國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

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入亦甚多然其所

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患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

孟子大

卷十二告子下

三

莊忠甫曰。就此意者。則去必以此意。責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徇人也。○說統曰。三就三去。一是說他委曲。一是說他毫無遷就。○四書家訓曰。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唯欲行道。

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輒去。唯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為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困勉錄曰。按家訓。最是困之睡庵。與註俱主委曲行道。說與交際章一例。似偏。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與衛靈公遊於面。公仰視蜚鴈而後。

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附淺說。天苟不好善。則人將日彼之。為人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上直諫。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

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附蒙引。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二。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則去之矣。附蒙引。迎。接也。非出迎也。○存疑。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若齊餽兼金。一百而無處儲。子得之。平陸僅以幣交。是恭敬之無禮也。○迎之致敬。以有禮。是固君子之所樂就者。然不特此。却界作兩段。意恐未是。○蒙引言焉。又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去之。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面三字。說不知何所自來。或曰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此唐代人。惟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曰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為註。

說統曰。飢餓於土地而始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困勉錄曰。公養之仕。即所謂君餽之粟也。與抱關擊柝者不

圍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趙氏愈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二十七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同然亦是一類。皆是為貧而仕者也。孟子舉此亦可以該彼。又曰免死而已矣。翼註亦以此句作去看。殊不是。去意自在言外。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

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

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

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

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

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附蒙引**：行其道與從其道不同。行其道如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為他因事納誨，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此末一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之

四書釋地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名聖人窟，為說所備。隱止息處，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軫橋也。說身負版築為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又曰：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為期思之鄙人，期思

就終須去耳。○淺說此一節雖不見其為仕，但受其所周是亦就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通義仁山金氏曰

傅本堯後之國，傅巖在虞號之間，名為傅險，澗水壤道發胥靡，刑人築之。傅說貧代胥靡之役，胥靡者有罪連及末滅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山官徒也。高宗夢得良弼，被褐帶索以形求之，果得說。

膠鬲遭亂鬻，余六反 販，方萬反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

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 國孫叔敖隱處，上聲 海濱，楚莊王

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為令尹也說苑曰進首虞丘子呂氏春秋曰沈尹筮力新序曰楚有善相入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曰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令尹為艾獵艾獵乃為賈之子賈字伯贏宣四年官司馬為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風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為令尹與但為賈乃遺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

舉之為令尹附通義仁山金氏曰孫叔敖楚為賈之子為艾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舉

海蓋少而隱於海濱也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蓋今弋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所據百里

奚事見形旬反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日舉附蒙引孟子深斥百里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百里奚為人養牛莊周與

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辭但無干穆公之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去聲窮也之

上擊諸先人與困勉錄曰上節已有大字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天四書家訓謂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於困窮之故得之又曰四書家訓謂是人暗指舜說等人看來不泥為是

○吳因之曰空乏其身財用空乏也蒙引謂總苦心志三句未妥○湖南講曰行拂亂所為如管夷吾不早去事小白而先事子糾豈不是錯處

○四書家訓曰所以動心二句正其困之之主意也聖賢之心性豈是汨沒的才能豈是短少的但天意責任甚重故其玉成他亦甚重雖其心已動而常若未動其性已忍而常若未忍其能本增而常若未增故鍊動堅忍充溢之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音戾也動心忍性謂鍊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鍊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峯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鍊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濁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

計無所不至。此二句全重所以字。○賽合註曰：動心忍性為成德，增益不能為達才。

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程子曰：若要熟。

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閒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蒙引：此條總是言雖上智之人於天下之事，一一經涉過，方得若身處順境，則無由經涉天下許多事務曲折，而所就亦少矣。故引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才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脚未週也。○不必如陳新安以苦心志為所以動心，勞餓空乏為所以忍性，勞餓空乏獨不能善念乎？苦心志獨不能忍嗜欲薄滋味乎？○存疑行拂亂其所為，總是所為不遂，然日行日所為亦須有。

賽合註曰：人恒節首一句，虛下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困衡是過，覺於已，作則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徵發是過，彰於人，喻則覺平日之所不能覺，作屬行，喻屬知，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正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翼註曰：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困勉錄曰：翼註此條，正與蒙引異，有高下之說。合○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

分別為是作為，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為者見之行也，看來只是一串事，有終始之分，行拂亂其所為，言行出底事，與其營為者愈相拂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恆，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反，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其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

聲而後喻。衡與橫同。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反，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其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

徵色發聲是跌脚而後轉步

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

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恆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恆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知覺焉則下愚而已○附蒙引一則以不能謹於平日言一則以不能灼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一說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其改過得之已徵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過得之人雖均之為中人然又畧有高下當從後說○存疑不能謹於平日以致困心衡慮到作後凡事皆能謹之平日不致困心衡慮矣不能燭於幾微以致徵色發聲到喻後凡事皆能燭之幾微不至徵色發聲矣

說統曰出只作內外字看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

法家

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

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附蒙引法家之法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畧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



安樂矣

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

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恆亡一節自困而亨上

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困若憂患之意多安樂即

憂患之反也蒙引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於畎畝傳說舉於版

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不可如新安陳氏所分貼蓋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逐節都有當味入則無法家弼士一節大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為死於安樂

者非○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

矣雲峯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以安樂失

仁熟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

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

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阨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矣

○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說統曰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入曲禮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四書脈曰予字不必作孟子○賽合註曰首句虛言

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術字從心。來有箇經畫區處。在內不屑教。尚是教誨。非多術而何。困勉錄曰。不屑之教誨。似只是謂不屑教之也。玩淺說大全。朱子是如此。然家引存疑直解家訓。俱謂以不屑為教誨也。看來以不屑為教意。在末句。予初誤收家引。又曰。翼註。脉俱云。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畧差。蓋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為教誨也。然四書家訓曰。註中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之心言。則註原不差。人自泥看耳。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  
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